

小说月报编辑部编

小说月报

XIAOSHUOYUEBAO

第14届百花奖入围 作品集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小说月报编辑部编

小说月报

XIAOSHUOYUEBAO

第14届百花奖入围 作品集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说月报第 14 届百花奖入围作品集 / 《小说月报》
编辑部编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1.6
ISBN 978-7-5306-5975-5

I. ①小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90997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78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30.75 插页 4 字数 619 千字

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 册 定价: 49.00 元

第十四届百花奖入围作品集

目 录

[中篇小说]

王梓夫小传

向土地下跪

王梓夫…… 005

刘醒龙小传

音乐小屋

刘醒龙…… 061

叶兆言小传

玫瑰的岁月

叶兆言…… 085

梁晓声小传

回家

梁晓声…… 129

李治邦小传

娶个老婆是公安

李治邦…… 149

石钟山小传		
闯关东的女人	石钟山·····	175
李唯小传		
一九七九年的爱情	李 唯·····	207
袁劲梅小传		
罗坎村	袁劲梅·····	261
鲁敏小传		
细细红线	鲁 敏·····	299
季栋梁小传		
挣扎	季栋梁·····	32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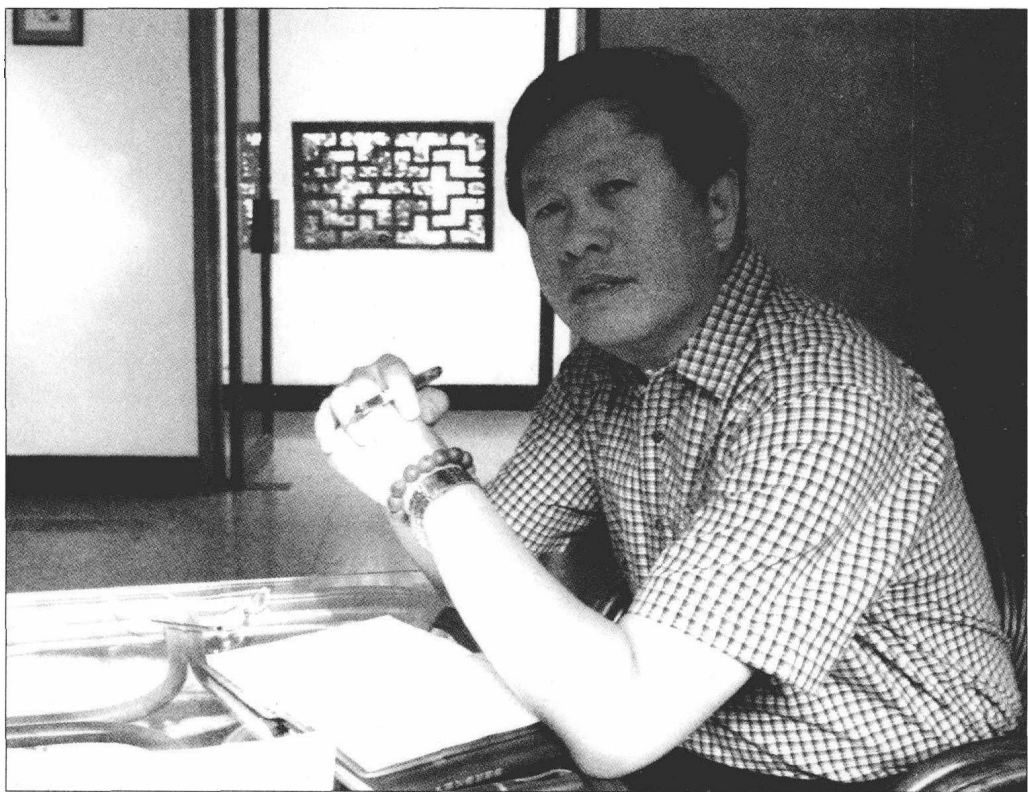
[短篇小说]

范小青小传		
我们都在服务区	范小青·····	369
朱日亮小传		
MP3	朱日亮·····	381
聂鑫森小传		
岁月的行板	聂鑫森·····	393

女真小传		
祝你生日快乐	女 真·····	405
毕飞宇小传		
睡觉	毕飞宇·····	415
温亚军小传		
嫁女	温亚军·····	427
陆颖墨小传		
海军往事	陆颖墨·····	437
晓苏小传		
我们的隐私	晓 苏·····	451
傅爱毛小传		
换帖	傅爱毛·····	463
石舒清小传		
小米媳妇	石舒清·····	479
真相和基石(编后语)	《小说月报》编辑部·····	484

中篇小说

zhongpianxiaoshuo



王梓夫小传

王梓夫,男,北京通州人,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异母兄弟》、《漕运码头》、《遭遇复仇》,中短篇小说集《昨夜西风》、《蜜月日记》、《都市里的11种爱情》等,《王梓夫自选集》(1~3卷),《王梓夫小说作品集》(1~5卷);散文集《往事门前》、《感悟生命》等;话剧《女儿行》(合作)、《夏威夷酒家》等;电影及电视连续剧《三口之家》、《大河惊梦》、《乡村婚礼》等。作品曾获多种奖项,长篇小说《异母兄弟》获北京市建国45周年优秀长篇小说奖,《漕运码头》曾获北京市建国55周年优秀长篇小说奖、第二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。现供职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,国家一级编剧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北京市作家协会理事。

向土地下跪

王梓夫

—

在以后大半辈子的日子里,康老犁想起自己荒唐的洞房之夜总是忍不住地笑。笑出了声,甚至笑弯了腰,笑岔了气。周围的人常常被他笑得莫名其妙,笑得发毛,都觉得这个人脑子出了问题,甚至还有人建议他儿子带着他到精神病医院去检查一下。只有他老婆知道这不是病,是他肚子里揣着的一兜儿坏。

老婆田小穗是棉花桃儿一样的脾气,任人撕,任人扯,受了天大的委屈脸上还露着软绵绵的笑模样儿。那时候田小穗年轻,虚岁才十七,也算得上漂亮。康老犁对女人的审美和对牛的审美几乎一样,结实就是漂亮。田小穗个儿不高,却是腰圆屁股大,粗胳膊粗腿,上上下下都有用不完的劲儿。康老犁在地主冯有槐家里当长工,田小穗是冯家的丫环。两个人一天不见见三遍,康老犁见到田小穗,身上就热烘烘的,较劲儿,总想干点儿什么。所以康老犁总觉得自己身上的力气是田小穗给的,或者是像气功一样从田小穗身上传过来的。

将田小穗许配给康老犁是冯有槐的恩德。康老犁不是一般的长工,而是方圆百里有名的庄稼把式。赶车耕地,提粮下种,筛簸扬拿,他无不精通。活计好,更肯花力气。冯有槐总是说,土地是康老犁的爹娘,康老犁就是孝子;土地是康老犁的子女,康老犁就是慈母。他使出的牲口总是膘肥体壮,他侍弄出的庄稼总是穗大苗齐,同样年景同样的地,他总是能比别人多拿两成的收成。这样的长工百里难寻,冯有槐对他格外看重。

康老犁对田小穗有意思,冯有槐是从他吃饭时的碗边上看出来的。冯有槐是地主,可不是穿着长袍马褂、留着八字胡、拄着文明拐杖的财主。他是一个真正的地主,是土地的占有者,也是土地上的劳动者。他穿着跟长工一样的衣服,挥着跟长工一样的锄头,也吃着跟长工一样的饭食。在家的時候,饭桌放在院子里,冯有槐坐在饭桌的正面,康老犁坐在饭桌的右边,其他男性无论是家里人和做工的都一律平等地围坐在饭桌上。田小穗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来,站在一边等着给所有的人添饭。要是田小穗把饭食送到田头上,冯有槐便连坐的位置都不讲究了,随便蹲在长工中间端着碗稀里呼噜地吃饭。在外人眼里,无论如何也分不出来谁是地主谁是长工。

所不同的是,冯有槐总会比别人多用些心思,毕竟是东家嘛。况且冯有槐也有

心思,没有心思能发财吗?当长工有当长工的规矩,尤其是东家在场的时候,尤其是在东家宅院的时候。吃饭就是吃饭,吃饭的时候不许说话,不许东张西望。饭菜盛好了,就要把脑袋埋在碗里专心致志地吃,吃完了撂下饭碗立即就要离开东家的宅院,因为宅院里有东家的女眷。冯有槐渐渐地发现,康老犁在吃饭的时候虽然也不言不语,可他的眼睛却不老实。康老犁端着大海碗,整个脸蛋子都被遮盖上了。可是每吃一口,康老犁的碗边上就会闪出两缕贼光,这贼光是也斜着冲向田小穗的。不知道田小穗是否接受或感觉到了这贼光,反正冯有槐任何时候把目光投向田小穗,田小穗总是低着头,手举着勺子等着给空了的饭碗添饭。

冯有槐是在打谷场上跟康老犁谈这宗严肃的婚姻大事的。那一年是个少有的好收成,场院上谷垛高得像座山,棒子长长的像城墙。冯有槐高兴,长工们也高兴。那天的月亮很圆,冯有槐跟康老犁躺在高粱垛上,很惬意地抽着烟。冯有槐说话了,单刀直入,刀尖儿直插在康老犁的心窝儿上:“老犁,看上田小穗了?”

康老犁当时就蒙了,像是做了贼被当场抓住一样,连辩白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冯有槐:“你嫂子原本想让我把她收做二房的。”

康老犁的心抖了起来,人家东家的二房你也想动心思,缺德不缺德呀?

冯有槐说:“你要是喜欢,就把她娶了吧。”

康老犁傻了,干张着嘴说不出话来。

冯有槐解释说:“我也想了,咱这小地主比不了大财主,多一个人多一张嘴。”

康老犁有点儿不解,你种着三百多亩地,还在乎多一张嘴吃饭?抠门到家了。

冯有槐又说:“你也不小了,二十三了吧?等把地里的粮食收完了,就把喜事办了吧。”

这事就算是谈妥了。从始至终,都是冯有槐规划的,康老犁一句话都没说,就白得了一个媳妇。康老犁觉得自己太笨,不是手笨,是嘴笨。怎么也得向冯有槐说句谢恩的话呀,显得自己太不懂事了,太没良心了。

这笨人却办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。

喜事办得挺体面,也很热闹。康老犁的祖上给他留下了三间土坯房,算是有个自己的家。喝喜酒的人散去之后,康老犁带着自己酒后的豪迈冲进了洞房。田小穗蒙着盖头端坐在炕头上,康老犁在田小穗面前站了片刻,二话没说,将田小穗抱起来,往肩膀上一扛就出了门。

任田小穗怎么挣扎怎么叫,康老犁毫不理睬。他大步流星义无反顾地朝前走,走出了栅栏门,走出了村口,还是没停下脚步。

正是深秋季节,大片大片的青纱帐被放倒了,田野上散发着令人心醉的庄稼的清香。野花放荡地绽开着,荒草挣脱了庄稼的束缚疯狂地生长着。田小穗被康老犁扛在肩上,惊恐地挣扎着,可又不敢大声喊叫。康老犁的脚步越走越快,终于来到了一块叫做葫芦堡的耕地上。这片土地上种的是玉米,收割完后又马上翻耕过来。裸露的土地白天吸收了足够的阳光,在月光下滚动着暖洋洋的波浪。康老犁大步迈进

了葫芦袋中央,将田小穗放下来。

田小穗仰巴巴地躺在温暖的土地上,不敢看康老犁,用那双惊鹿一样的眼睛看着天边上的半个月亮。康老犁发疯般地扑向田小穗,笨拙地扒光了田小穗身上的衣服。浮云将半个月亮遮盖起来,两个赤裸裸的身躯在赤裸裸的土地上冲撞着,蛇一样地扭动在一起。康老犁牛一样匍匐着身子,一犁一犁地深耕着,每一犁都实实在在,每一犁都带着破土的震响,每一犁都注入了全身心的渴望。他呼呼地喘着粗气,喊着莫名其妙的话:“穗啊我的地,地啊我的穗……”

田小穗的身子跟翻耕过的土地已经融为一体,她被康老犁深深地耕着,分不清康老犁是在耕着地还是耕着自己,她觉得身子跟土地一起颤动着,一起飘浮着,越飘越高,伸手都能够到那遮盖月亮的云彩。可是她没有伸手,随着她一声尖厉的呐喊,一片元红酒在软绵绵的土地上。田小穗的鲜血和康老犁的体液混杂在一起,慢慢地渗进月光下的泥土里……

康老犁没有起身,他久久地趴在田小穗的身上,两只手却深深地扎进土地里。田小穗被压得喘不过气来,想把他推开,又推不动。康老犁竟然睡着了,睡梦中依然在喃喃地呼叫着:“穗啊我的地,地啊我的穗……”

二

结婚以后,康老犁依然在冯有槐家当长工,田小穗也依然在冯有槐家当丫环。日子似乎没有变,生活却变了。每天晚上,康老犁洗净耕作了一天的汗水,又开始在田小穗的身上耕作着。康老犁是个职业的庄稼把式,对土地的挚爱使他对每一项农活儿都出奇地痴迷,对每一个动作都一丝不苟。在田小穗的身上,康老犁也是全身心地精耕细作,一招一式都不马虎。有耕耘就会有收获,第二年夏天,当冯有槐的老婆用新麦磨出的面粉蒸出了第一锅新馍的时候,田小穗便给康老犁生出了一个白馍一样的大胖儿子。

有了儿子的康老犁像有了收获的土地一样自豪,他浑身总是饱胀着用不完的力气。他把这力气都用在冯有槐的土地上了,冯有槐感激他,给他送去了一整袋细罗白面,让他和田小穗好好补补身子。须知这细罗白面也只有到年的时候,冯有槐一家才舍得享用的。长工对得起地主,地主也对得起长工。不要说在柳林庄,就是周围八镇六十三村,也找不到这么和谐的东伙关系。

康老犁给儿子取名叫土地。土地是康老犁两口子的掌上明珠,夜里田小穗搂在怀里,白天康老犁带在身边。康老犁赶车,便把土地扔在草筐箩里;康老犁耕田,便把土地放在垄沟里。土地每天在土里滚来滚去,泥人一般。滚到六个月,会爬了;滚到八个月,会站起来了;滚到十个月,会扑打着小脚丫满地跑了。人本来就是女娲用泥土做的,土里长出的孩子皮实,就像草原上放牧出来的牛羊一样。

看着小土地一天天欢蹦乱跳地长大,喜在康老犁的心里,却痒在了冯有槐的眼

里。

冯有槐比康老犁大六岁，老婆娶进家十年了，光下种不出苗。开始的时候两口子都没在意，当年媳妇当年孩儿，当年不生等三年。三个三年都过去了，老婆的肚皮还不见动静。冯有槐有点儿急了，毕竟是财主，家业不大总得有人继承呀。冯有槐的老婆喝了几年苦药汤子没见效，看着康老犁结婚不到一年就添了个大胖小子，两口子这才真正沉不住气了。

六月三伏，玉米棒子长得没了人。冯有槐和康老犁一起锄玉米地，这是最累人的农活儿之一。天热，玉米叶子都支棱起来，严严实实地搭起了一个大天棚。太阳火辣辣地烧烤着，玉米地里蒸腾着热气，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不要说锄地，空着手钻进去就是一身白毛汗。锄玉米的规矩是脱得一丝不挂，钻进去锄草培土，玉米叶子刀一样锋利，浑身上下都是一条一道冒着血丝的口子。再加上水洗一样的汗水，像伤口上煞着盐，疼得人龇牙咧嘴。

土财主和庄稼把式是不怕累的，两人在蒸笼般的玉米地里赤裸着挥着锄，也谈着赤裸的话题。谈女人，庄稼地里不谈女人还能谈什么呢？平时人多的时候谈女人都是为了开心，现在只有冯有槐和康老犁两个人的时候，再谈女人便郑重起来。

冯有槐唉声叹气地谈自己的女人十年不开怀，白糟蹋了那些好种子。

康老犁有几分得意地谈起了那套女人和土地的理论：“女人是什么？女人就是地。有的地肥，有的地薄。地肥的生儿子，地薄的生丫头。还有的女人干脆就是薄碱沙滩地，寸草不生。”

冯有槐羡慕康老犁娶了块肥田，当年就给他生了个大儿子。

康老犁更得意了：“庄稼人的眼睛是干什么用的？一是要会看地，二是要会看牲口，三是要会看女人。我从碗边上膘田小穗一眼，就知道这是块肥田。肥田和薄田就是不一样，肥田插根筷子都能长出苗来。”

冯有槐坦白地说后悔没把田小穗收为二房。

康老犁又问为什么没收田小穗做二房。

冯有槐说：“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吃饭的嘴。”

康老犁心里暗笑了一下，蒙谁呢？种着三顷地的财主还怕多一张嘴吃饭？当初冯有槐跟康老犁这么说的時候，康老犁还真以为冯有槐是抠门呢。就在他跟田小穗结婚之后，邻村地主沈明轩的大管家找到他，要他去沈家当长工头儿，条件是给他三亩河滩地。康老犁一听，心里像爬了条毛毛虫一样发痒。三亩地，虽说是河滩地，那也是庄稼人的命根子啊！有了地才能叫农民，没有地只能叫庄稼人。有了地的农民是端自己的饭碗，没有地的庄稼人只能端别人的饭碗。可是，康老犁不能答应沈家的大管家，因为他已经娶了田小穗。田小穗是冯有槐给他的，他在土地和老婆面前已经选择了老婆，他只是心里发痒，却不后悔。后来他又听说，早在一年之前，沈家就跟冯有槐商量过，要求把康老犁让给他。现在康老犁什么都明白了，你冯有槐哪儿是抠门呀，你是怕我跑到沈家去，用田小穗把我拴住了。有了田小穗这根缰绳，

我康老犁还能离开你吗？康老犁心里明白，嘴上却不能说出来，他知道冯有槐比他心眼儿多，自己斗不过人家。

冯有槐紧紧咬住自己没有儿子的话题不放，一个劲儿地唉声叹气。

康老犁的脑袋随着挥动的锄头一下一下地摇着：“认命吧认命吧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，三顷多地呢。实话对你说，我这辈子，能有三亩地就烧高香磕响头。”

说出这句话，他又想到了沈明轩的管家答应给他的三亩河滩地，浑身哆嗦了一下，痒的。

冯有槐不失时机地说话了：“要是有人给你三亩地呢？”

康老犁说：“我开口就叫他爹，亲爹。”

冯有槐说：“不要你叫爹。”

康老犁说：“不叫爹我也给他当儿子，亲儿子，给他养老送终，打幡抱罐。”

冯有槐说：“人家不要你这些。”

康老犁说：“不要这些要什么？我除了这一百多斤没别的了。”

冯有槐说：“你不是还有块肥田吗？”

康老犁愣住了。

冯有槐紧接着说：“就租你这块田种种，有了好收成田就还给你。”

康老犁不说话了。

冯有槐直起腰，冲着康老犁的汗脸伸出了三个指头：“三亩地，算是租金。”

康老犁头一低，使劲儿挥起了锄头。

冯有槐紧跟在康老犁的后面：“回去跟小穗商量商量，我没说着玩儿。”

康老犁还是没吱声。

三天以后，冯有槐和康老犁在场院里铡着草。冯有槐入草，康老犁握着铡刀。那一天阳光依然很烈，场院周围是一片开满了白花的荞麦地，成群的蜜蜂在他们的头顶上飞来飞去。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，刀起刀落，三分长的草从刀口吐了出来，金灿灿地堆在他们身边。

冯有槐抬起头，看了康老犁一眼。

康老犁突然说：“我要葫芦堡。”

冯有槐低下头不出声了。

康老犁心里暗暗笑：他心疼了。

三

葫芦堡终于写在康老犁的名下了。白纸黑字，写在散发着墨香的地契上的。更让康老犁感到真实的是那块汉白玉界石。那块界石长三尺，方七寸，石面光滑细腻如同田小穗的肚皮。康老犁是有理想的人，早在他刚刚懂事的时候，跟着小伙伴到潮白河摸鱼。摸来摸去，摸上来一根汉白玉的方柱，这是从潮白河大石桥上被撞下

来的。别的孩子都没拿那根石柱当回事，康老犁却用那小肩膀将石柱扛回了家。他对父母说，将来咱有了地，就用它雕一块界石。那根石柱在他家的门后面戳了十几年，终于成了正果派上了用场。石柱上只刻了一个“康”，是花了二斗小米求镇上的宋圣人写的。宋圣人就是这么牛，一个字二斗小米，不许讲价的。

康老犁终于有了土地了，而且是柳林庄最好的葫芦堡。葫芦堡守着潮白河边，二合土，蒙金夜潮。柳林庄没好土，北边黏，南边沙，西边乱葬岗，东边盐碱洼。只有葫芦堡，既不是一榔头砸下去一个白印的死硬黏土，也不是有点儿水就漏下去的筛子沙。葫芦堡是黏沙土，那土绵软得像面缸里的面，捧在手里就想往心口窝上贴。最难得的是保墒，甭管天多旱，表面上都干得像生了锈一样发黄，到了夜里，依然是潮乎乎地返着地气。要不怎么叫“蒙金夜潮”地呢。

康老犁为了证实这不是做梦，他拉着老婆孩子来到葫芦堡，将刻着“康”字的汉白玉界石埋在地界上。那是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，康老犁抱着那汉白玉界石在地上打着滚儿，把潮乎乎的土捧在手里使劲儿地闻。孩子见父亲如此发疯，也跟着他滚成了一个蛋蛋儿。滚成了蛋蛋儿的父子俩突然扑向了田小穗，将她摁倒在垄沟里，儿子笑了，丈夫却哭了。丈夫死死地压住她，疯子一样地哭着：“穗啊我的地，地啊我的穗……”

田小穗也哭起来，她搂着丈夫的脖子，把一张泪脸在丈夫的胸脯子上蹭着，哭得嗓子都哑了：“他爹呀我对不起你呀……”

康老犁安慰着老婆，同时也安慰着自己：“说什么呢？这地姓康了，这葫芦堡是咱的了。”

田小穗哭着说：“可这葫芦堡来得不光彩啊……”

康老犁把田小穗搂紧了：“谁说不光彩？你给他一个儿子，他给咱三亩地，扯平了。”

田小穗说：“我再也不见冯有槐了，我再也不进冯家的门了……”

康老犁说：“咱不见冯有槐，咱不进冯家的门，咱有地了，有了地咱就过自己的日子了。”

田小穗说：“有了地你也不去给他当长工了？”

康老犁说：“不当了，不当了，猪八戒摔钉耙，不伺候(候)了……”

两个人说着又哭了起来。只有他们的儿子土地没有哭，一个劲儿地疯滚疯闹着。闹着闹着，累了，竟躺在垄沟里睡了。康老犁见儿子睡了，顿时澎湃起来，又将田小穗按倒在垄沟里。在这朦朦胧胧的月光下，康老犁亮出了锋利的犁铧，在田小穗那片肥沃的土地上忘情地耕作起来。田小穗像秋天的土地一样，发出了酣畅淋漓的呻吟。

当田小穗的肚子又大起来的时候，葫芦堡的棉花已经像云朵一样地绽放开来。

正如康老犁向田小穗承诺的那样，田小穗不再给冯家当丫环，康老犁也辞去了长工头儿，当起了自耕农，过起了自给自足的小日子。三亩葫芦堡固然不够他们种

的，康老犁又跟冯有槐租了三十亩地，紧挨着葫芦堡。

除了种几亩保命用的谷子和玉米，康老犁将葫芦堡和租来的大部分土地都种上了棉花。种棉花是跟河东学的，潮白河东边是八路军领导的解放区，那里正组织群众大生产，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：要发家，种棉花。

种棉花确实能发家，可是也最需要下工夫：下种间苗、整枝打杈、防病治虫、精心采摘，哪一步的工夫都要用到家。康老犁是庄稼把式，又是个浑身力气用不完的男子汉，花费工夫怕什么。他这辈子，所有的工夫和力气都花费在两样事情上了，一是耕作土地，二是耕作女人。

正当田小穗挺着大肚子采摘新棉的时候，在不远处收高粱的冯有槐过来了。他把镰刀别在后腰上，将烟荷包递给了康老犁。康老犁也只好停下手里的活儿陪冯有槐吸起了烟。

田小穗见冯有槐走来，扭头往回摘着棉花。手慌脚乱，常常把抓到手的棉花掉在地上，再拾起来则沾了许多碎棉花叶，半天也择不干净。她像是避讳着一种邪恶的禁忌，尽可能躲避着冯有槐。连跟冯有槐一起制造儿子的时候，她都不敢看他一眼。冯有槐也曾试图给她以温存，她总是惊惶失措地逃避着。她的肚子也真争气，居然就给冯有槐生出了一个儿子。冯有槐给儿子取名叫冯绍光，总算是后继有人了。

不知道冯有槐什么时候走的。康老犁的脸像一朵绽开的棉花朵，大嘴岔子都快咧到耳朵根上去了。田小穗感到别扭，两个男人怎么还能站在一起抽烟说话呢？难道忘了他们中间的那个女人吗？

康老犁絮絮叨叨地说了半天，田小穗只觉得是风吹棉花叶子在响。康老犁有点儿火了：“你倒是说话呀？同意不同意？”

田小穗茫然地问：“同意什么？”

康老犁说：“冯有槐要把咱租他的这三十亩地卖给咱！”

田小穗这回听清了：“他卖地干什么？”

康老犁说：“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一年多了，绍光总是病着，光喝药就花去了一百多块大洋……”

田小穗心里一颤：“病了，你说谁病了？”

康老犁说：“冯绍光，就是你给他生的那个儿子，叫冯绍光。”

田小穗的心里哆嗦起来，绍光病了，什么病呢，现在怎么样了……天呀，绍光是谁？是冯有槐的儿子，是她给冯有槐生的儿子……难道不是她的儿子吗？不是，不是她的儿子，原来就说好的。她的肚子大起来的时候，冯有槐的老婆腰里也塞进了棉花。等她的儿子哇哇落草的时候，躺在炕上坐月子的却是冯有槐的老婆。出了那间屋子，只知道冯有槐的老婆生了个大胖小子，跟田小穗毫无瓜葛。既然这样，田小穗还惦记着什么？

康老犁又问：“你说这地咱置不置？”

田小穗清醒了，说：“置地得要钱。”